

詩情畫意說澳門

吳志良



澳門半島景色。新華社

談起澳門，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夜幕下璀璨的燈火，或是大三巴牌坊前如織的遊人。這座以博彩旅遊聞名於世的小城，彷彿總是與喧囂、繁華、流光溢彩這些詞彙捆綁在一起。然而，當我們輕輕拂去歷史的塵埃，會發現在這片蓮花寶地的肌理深處，其實一直流淌着一股溫柔而深邃的脈動——那便是古詩詞裏的澳門。

近日，澳門基金會連續主辦三十一年之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頒獎禮剛剛落幕，這一屆的主題正是「古詩詞中的澳門」。坐在台下，看着年輕人因為一首幾百年前的詩作而寫下洋洋灑灑的感悟，心頭一熱：原來，那些沉睡在古籍裏的文字，從未遠去。

湯顯祖的「香奩」一瞥

如果要追溯澳門文學的源頭，我們的目光必須越過四百多年的光陰，投向那位寫下「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明代戲劇大師——湯顯祖。萬曆十九年，湯顯祖因上書觸怒皇帝，被貶為徐聞典史，南下途中，他踏足了當時還方興未艾的澳門。

彼時的澳門，葡人入居已近四十年，西洋帆船往來如梭，教堂鐘聲與廟宇香火交織出奇異的風景。湯顯祖是敏感的詩人，用筆墨為我們留下了澳門最早的文學影像。在《香奩逢賈胡》中，他寫道：「不住田園不樹桑，玳珂衣錦下雲檣。」「香奩」是澳門的古稱，「賈胡」便是那些蓄着鬍鬚、衣着華麗的葡萄牙商人。

透過這些詩句，我們彷彿看見

了四百年前澳門港口的黃昏：海面桅杆林立，岸上燈火初上，華洋雜處街道飄盪着陌生的異國語調。這段短暫的邂逅對湯顯祖的衝擊如此之大，以至於後來在他的傳世名作《牡丹亭》中，我們依然能找到澳門的影子——劇中男主角柳夢梅正是從廣州出發，途經「香山島」（澳門）出海，展開了那段生生死死的愛戀傳奇。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可以說，從明代起，澳門就已經點亮了中華民族文學星空的某一處角落。

屈大均的「十字門」壯歌

如果說湯顯祖筆下的澳門是一幅異域風情的靜物畫，那麼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眼中的澳門，則是一曲氣勢磅礴的海洋交響樂。

「廣州諸船口，最是澳門雄。」這十個字，擲地有聲，沒有半點拖泥帶水。在珠江口星羅棋布的港口中，屈大均一眼便認定了澳門的龍頭地位。他親眼目睹了「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的盛景。所謂「十字門」，便是今天澳門路氹一帶的水道，那時候，滿載絲綢、瓷器、茶葉的各式帆船與攜帶白銀、裝備火炮的葡國大船在此交匯，千帆競渡，駛向印度洋與太平洋的遠方。

讀屈大均的詩，不僅能讀到詩人的才情，更能讀到歷史的真切回音。他筆下的「銀錢堆滿十三行」，更是直白地道出了廣州十三行與澳門之間緊密的貿易鏈條。這些詩句是文學，更是珍貴的社會學文獻，讓我們知道，在那個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

代，澳門並非偏安一隅的孤島，而是聯通世界、攪動風雲的國際樞紐。

吳歷的《三巴集》與文化初遇

如果說湯顯祖是過客，屈大均是觀察者，那麼清初的畫家兼詩人吳歷，則是一位真正在澳門住下來的深度體驗者。

吳歷在澳門生活了兩年，一度在大三巴教堂（聖保祿學院）學道。這段特殊的經歷，讓他寫下了澳門文學史上第一部以澳門地名命名的詩集——《三巴集》。在詩中，他既是局外人，又是局內人。他細膩地描繪了聖保祿教堂的鐘聲如何在晨霧中響起，也記錄了華人廟宇節慶時的爆竹喧囂。

吳歷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沒有帶着偏見去貶斥異域風物，也沒有盲目崇拜，而是用一種近乎白描的寫實筆法，捕捉了中西文化最初碰撞時那種微妙的、小心翼翼的和諧狀態。讀他的詩，我們能感受到一種難得的從容：華人過華人的節，葡人拜葡人的神，大家在同一個海灣的懷抱裏，互不打擾，各自安好。

這種多元並存且相互尊重的社會氛圍，不正是當今澳門最引以為傲的城市品格嗎？

石壁與故紙中的家國情懷

當然，澳門的古詩詞裏不僅有異域風情，更有濃得化不開的中華文脈與家國情懷。

只要走進澳門最古老的廟宇媽閣廟，沿着後山的石階拾級而上，便能看到岩石上鐫刻着大大小小二十四

首摩崖石刻詩。這些詩句歷經數百年海風侵蝕，字跡斑駁卻風骨猶存。它們是歷代文人墨客途經澳門時留下的精神印記，或感懷身世，或讚嘆海景，將內心的波瀾寄託於這山海之間的石壁上。

而居住在望廈村的趙氏家族詩人們，更是將這種情懷融入日常。他們筆下的「地盡東南水一灣，嵌空奇石闢禪關」，既有對山水自然的哲思，也隱含着對腳下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戀。到了晚清，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在《澳門感事》中，用一句「華神誕喜燃炮，葡人禮拜例敲鐘」，更是一種從容坦然的語氣，為澳門這座城市的雙重性格作了精準的註腳。

在詩詞中，重遇美麗家園

我常想，詩詞是什麼？

它不僅是平仄對仗的文字遊戲，更是文化的基因，是歷史凝固成的琥珀。當我們今天站在車水馬龍的新馬路，或許很難想像四百年前這裏曾是海濤拍岸的港口。但幸好，我們

有詩詞。

昨天從未遠去，它只是沉澱了下來，化作了當今前進的基石。閱讀一首首與澳門有關的古詩詞，就像是在進行一場無需機票的時空穿越。我們可以在抑揚頓挫的吟誦聲中，聽見濠江鏡海的潮起潮落；可以在那些優美的語言藝術裏，重新發現這座城市的底蘊原來如此豐厚、品格如此獨特。

這也是我們為何將徵文比賽的主題定為「古詩詞中的澳門」。我們希望年輕的學子們明白，在澳門居住，我們不僅僅是拿着一張身份證的「特區居民」那麼簡單，更是這些詩句的繼承者，是媽閣廟摩崖石刻的守護人，是湯顯祖、屈大均、吳歷跨越時空對話的對象。

在古詩詞中讀懂澳門的底色，愛上這片土地的過往，才更有底氣地去傳播它的未來。詩情畫意裏的澳門，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可愛迷人。

尋根「尼德蘭繪畫發源地」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從未想過，有生之年會專程前往荷蘭足球甲級聯賽球隊奈梅亨所在的城市（Nijmegen），而其緣由，竟源自尼德蘭藝術的尋根之旅。人生，確有太多意料之外的驚喜與可能。

在上月尼德蘭深度遊啟程之前，我意外得知去年錯過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展——法國尚蒂伊城堡在二〇二五年夏天曾為剛剛修復完成的《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舉辦了特展，並將林堡三兄弟（Herman, Paul and Johan van Lymborch）親筆所繪全套《月曆圖》原稿全部呈現。儘管錯失大展的遺憾令我頓足捶胸，卻點燃了心中的另一個可能：三兄弟的故居是否尚存？待做完功課後大喜過望，他們的故居博物館——梅爾維爾和林堡兄弟之家（Maelwael van Lymborch Huis）現仍安然無恙地保留在荷蘭奈梅亨市。既如此，此行必到之地又多了一個。

一四一六年，林堡三兄弟與委託他們繪製傳世之作《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的貝里公爵（Jean Du Berry）先後在布魯日和巴黎病逝。這部被公認為「中世紀最著名泥金手抄本」的時禱書也因此未能完成。誰曾想二〇二六年三月，在林堡三兄弟逝世六百一十年後，我竟有機會前往他們曾經工作生活過的故居，去身臨其境感受「尼德蘭繪畫之源」。想來也是緣分到了，冥冥之中，似乎他們在指引着我。

林堡三兄弟的故居坐落於奈梅亨老城的布爾赫大街六十三號（Burchtstraat 63）。一眼望去，故居的外觀和民居並無明顯差異，只不過一層刷白的外牆上印着博物館的名字，三兄弟所繪的手抄本《聖米歇爾屠龍》中的飛龍被印在了一

面白旗插在外牆上隨風搖曳。推門進入，直面大門的是一面印有《月曆圖：一月》、且帶有暗門的裝飾牆，左側是售票櫃檯，右側則是衍生品與書籍櫃。雖然是故居舊址，但六個多世紀的飽經風霜已讓此地沒有任何藝術家生前的痕跡。略顯失望之餘，到櫃檯說明來意。管理員見我已在網上預約購票時段，臉露難色：說故居僅提供一小時的荷蘭語講解與視頻欣賞，沒有英文解說。我答沒關係，我只是前來體驗故居的氛圍。這時暗門內走出一位高大俊朗的灰白長髮大叔，聽聞我千里迢迢的來意後很是驚喜，說他會在荷蘭語講解期間特別為我加一段英文解說。就這樣，我加入了他的導覽人群中。

經由他本人的講解和一段十餘分鐘的短片，我才得知林堡三兄弟實則出自一個藝術家家族。他們的父親是木匠，親叔叔則是當時大名鼎鼎、曾先後出任法國皇后巴伐利亞的伊莎貝拉（Isabella of Bavaria）和勃艮第菲利浦二世公爵（Philip II）宮廷畫家的揚·梅爾維爾（Jan Maelwael）。他的名望與豐富經歷為年輕三兄弟在職業生涯初期的謀生鋪平了道路。三兄弟最早的訂單《道德化的聖經》也是源於叔叔的關係由菲利浦二世公爵委約。待公爵去世後，三兄弟的藝術得到了其兄長貝里公爵的青睞，受其委託完成了泥金手抄本《美麗時禱書》（Belles Heures），並在創作《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期間與公爵同年撒手人寰。現如今，故居雖是林堡三兄弟老宅，卻名為「梅爾維爾和林堡兄弟之家」，也算是其藝術家家族的一份集體致敬吧。

隨着短片結束，講解大叔帶我們走下了距今六個多世紀的地下室。裏面除了擺放着一些簡單的畫具，便是六個多世紀的磚牆上那些時代的痕跡。由於三兄弟早早「出道」，今天的故居博物館已無任何他們的真跡和曾用品。留給世人的，



荷蘭奈梅亨市的梅爾維爾和林堡兄弟之家。作者供圖

或許僅是空氣中瀰漫着他們曾經居住過的氣息。說實話，我很享受這種造訪大師故居、隔空「沾仙氣」的感覺，且每次都有額外收穫。正如在臨走前，講解大叔告訴我，據傳揚·凡·艾克（Jan van Eyck）的祖父輩也曾住在奈梅亨，就距離林堡三兄弟故居不遠處（後經我研究並沒有史料證實）；而另一位早期尼德蘭繪畫巨匠希羅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本名 Hieronymus van Aachen）的家族也曾從德國亞琛遷居此城（此乃真相）。若非身入其境，確實很難想像名不見經傳的奈梅亨竟可稱得上是「尼德蘭繪畫發源地」。相較於學習藝術史，走進藝術史的魅力和誘惑更令人欲罷不能。

邁出三兄弟故居，一束殘陽恰好灑在我的臉頰。我想，他們知道我來了。

西藏阿里風光美



四月二十六日在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拍攝的國家地質公園札達土林景觀（無人機照片）。

市井萬象

新華社



平坦的河南，崛起的中原（下）

在內河航運上，周口港百萬級專用集裝箱碼頭等一批標誌性工程建成投運，一艘艘貨船開進中原腹地，一條條黃金水道被時代激活，吸引益海嘉里、中糧等一批樞紐偏好型企業向港口聚集。

而立之年的船主賈亮亮一家四代與船打交道，見證了從搖櫓賣鹽、開機動船，到服務百萬級專用集裝箱碼頭的發展歷程。「現在，我的船通江達海，直達長三角。」賈亮亮自豪地說。

《清明上河圖》定格了歷史長河中河南商賈輻輳的盛景。如今，地處九州腹地的河南織密「米」字形高鐵路網，暢通中歐班列，展翅「空中絲路」，貫通內河航運，讓世界看見一幅新時代的《清明上河圖》。

跨越山海的流動裏，藏着一個內陸省份在世界變局中堅持開放的闖勁。今年一季度，河南進出口總值達二千六百三十一點五億元，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八點七，高於全國十三點七個百分點。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新三樣」出口值增長一點二倍。鄭州新鄭國際機場貨郵吞吐量、中歐（亞）

班列開行量分別增長百分之十四點四、百分之五十五點八。

平坦，是以大市場利萬物、育新機——市場，最終要回答一個問題：企業能不能活得好？消費者能不能買得值？

上午九點半，新鄉「胖東來·三胖」商超，等候多時的顧客蜂擁而入，停車場停滿了外省牌照的車。這家僅在河南有十餘家門店的區域性超市，不打價格戰、不靠廣告營銷，一季度銷售額達七十七點三億元，同比增長超兩成。

百里之外，等待開封清明上河園開園的人們早早排起長龍。身着漢服的年輕人言笑晏晏，一轉身就「穿越」了千百年。同一時間，三門峽天鵝湖國家城市濕地公園遊人如織。黃河似練，飛鳥翔集，描繪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美好畫卷。

消費是最誠實的尺度。胖東來獨具特色的「心價比」經營模式，讓更多商超看到了突破價格「圍城」的希望——平坦的市場，不是比誰更廉價，而是比誰更值得。「豫超四小龍」競相崛起，山姆、麥德龍紛至沓



▲三月三十一日拍攝的周口港中心港區范營作業區（無人機照片）。新華社

來。有人預測，二〇二六年的中原將是中國超市業「最有看頭的競技場」。

平坦的市場，不僅讓消費火起來，更讓創新冒出來。

洛陽，洛軸集團建成了國內領先的航空航天、風力發電軸承試驗平台；鄭州，比亞迪平均每五十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整車下線；許昌，黃河旋風讓金剛石從傳統磨料向半導體關鍵材料躍升；三門峽，黃金精深加工產業園擴容提質，資源型城市走出新路子；超

硬、超輕、超薄、超純「四超」材料產業創新起勢……

錨定高水平創新，走出低水平「內捲」。當價格戰的空間被壓縮，企業必須用技術創新、場景升級、模式迭代的筆墨書寫新篇。今年一季度，河南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分別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三點四、百分之十四點三，跑出轉型「加速度」。規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百分之七點六，工業增長綠意漸濃。

一條樸素的道理正在被驗證：市場越是平坦，企業越能超越「內捲」、告別平庸。首季看河南，既見經濟數據的增長，更見發展邏輯的升級。

河南中原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喻新安說：「『平坦化』不會畢其功於一役，要一步一個腳印走扎實。既要做好利益重構、直面陣痛的準備，也要有跨越周期、着眼長遠的擔當。」

平坦的河南，在「十五五」開局之年正加速奮進。春風拂過，麥田依舊向天際鋪展。只是這一次，平坦的不只是土地。

七日談

澳門篇

繽紛華夏 李俊